

萧乾译作全集

TUERSITAZHONGDUAN
PIANXIAOSHUOXUAN
XIAOQIANYIZUO
QUANJI

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



萧乾译作全集

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

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萧 乾 文洁若 译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/(俄罗斯)托尔斯泰(Tolstoy,L.N.)著;萧乾译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4

(萧乾译作全集)

I.托... II.①托...②萧... III.①中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5456 号

萧乾译作全集

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

(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-87873533 邮编:100068)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625 印张 4 插页 27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000

ISBN 7-80680-247-9/I·153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16)

目 录

上帝了解真情，但不急于揭示·····	(1)
高加索的囚徒·····	(11)
猎熊记·····	(41)
人靠什么生活·····	(51)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·····	(77)
两个老人·····	(95)
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上帝·····	(121)
善行终胜邪恶·····	(135)
小女孩比大人聪明·····	(138)
依里亚斯·····	(141)
傻瓜伊万·····	(147)
悔改的罪人·····	(180)
三个隐士——伏尔加地区的古老传说·····	(184)
人需要多少土地·····	(192)
鸡蛋那么大的—颗谷子·····	(210)
教 子·····	(214)
魔 鬼·····	(234)
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——早期基督教徒的故事·····	(290)

空鼓——伏尔加一带的古老传说·····	(347)
主与仆·····	(358)
亚述王以撒哈顿·····	(416)
工作、死亡与疾病——一个传说·····	(423)
三个问题·····	(426)
译后记·····	(431)

上帝了解 真情，但不急于揭示

从前，弗拉基米尔城里住着一个名叫伊万·德米特里奇·阿克萧诺夫的年轻商人。他自己有两间店铺和一座房屋。

阿克萧诺夫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长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，生性诙谐，非常爱唱歌。少年时候喜欢纵酒，喝多了就狂闹。可是婚后戒了杯中之物，只是偶尔呷上一盅。

夏季的一天，阿克萧诺夫准备到下新城的集市去。当他跟家属告别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可不要今天动身，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。”

阿克萧诺夫笑着说：“你怕的是我到了集市就足喝一气，撒酒疯吧。”

他的妻子回答说：“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。只知道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从城里回来了。当你摘下帽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斑白了。”

阿克萧诺夫笑了。“这是个好兆头，”他说，“你等着瞧吧。我会把货物全卖掉，在集市上给你买些礼物回来。”

于是，他就辞别了家人，驾车而去。

半路上他遇见一个熟识的商人，当天晚上他们在同一家旅店下榻。他们一道喝了茶，然后各自睡在毗邻的房间里。

阿克萧诺夫不习惯于睡懒觉。他希望趁着凉爽赶路，天还没亮就喊醒了车夫，叫他套好车。

然后他走到旅店后面的茅屋里去找店老板，结了账，继续赶路。

走了大约四十俄里⁽¹⁾光景，他停下来，好让车夫喂马。他坐在旅店的甬道里歇了片刻，随后走进门厅，叫茶房给烧上茶炊，他就取出六弦琴，弹奏起来了。

突然一阵丁丁当当的铃声，来了一辆三驾马车。一个军官从车上一跃而下，后面跟随着两个士兵。军官走到阿克萧诺夫跟前，问他姓名谁，是打哪儿来的。阿克萧诺夫一一作答，然后说：“你跟我一道喝杯茶吧？”可是军官继续盘问他道：“你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的夜？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跟一个商人作伴？今天早晨看见那个商人了吗？为什么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旅店？”

阿克萧诺夫纳闷为什么要问他这么许多问题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，并且说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好像把我当成小偷强盗那么来审问？我出门是自己做生意的，用不着谁来盘问我。”

于是军官把两个士兵叫过来说：“我是本区的警官。我所以盘问你，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商人被割断了喉管。我们得搜查你的行李。”

于是，他们走进旅店。士兵和警官打开阿克萧诺夫的行李，进行搜查。警官猛地从一只口袋里拽出一把刀子，就嚷道：“这是谁的刀子？”

阿克萧诺夫在旁边望着。当他看见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时，就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刀子上怎么还沾着血？”

阿克萧诺夫试图回答，但是喉咙里哽住了，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……刀子……不是我的。”

警官说道：“今天早晨有人发现商人死在床上，喉咙被割断了。这档子事唯独你干得了。房子从里面上了锁，没有旁人在场。这把沾满了血的刀子是从你的口袋里搜出来的，你的神情和态度都暴露了真相。告诉我，你是怎样下的毒手，你偷了多少钱？”

阿克萧诺夫赌咒发誓说，这不是他干的。自从他们一道喝过茶，他再也没见到这个商人。他身上只有他自己带的八千卢布，刀子不是他的。但是他声音嘎哑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发颤，简直像是真正犯了罪似的。

警官命令士兵们把阿克萧诺夫捆起来，押上车去。当他们把他的两条腿绑在一起，把他扔进车厢里去的时候，阿克萧诺夫画了个十字，并且哭了。他的钱和货物都被没收，他就被送到最近的城镇，关进监狱。当局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去调查他素日的品行。该城的商人和其他居民说，他是个好人，只是一度好喝酒，虚度光阴。接着就开庭审判，他被控杀害了梁赞城的一个商人，抢劫两万卢布。

他的妻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的孩子们年岁都不大，有一个还在吃奶呢。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她丈夫坐牢的那个城镇去。起初不允许她探监，她苦苦哀求狱长，经批准，被引去见他。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衣，上了手铐脚镣，和那些盗贼、罪犯囚在一起时，她猝然晕

倒，好久不曾苏醒过来。然后她把孩子拉过来，和他并排坐着，告诉他家里的情况，并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她说了，于是她问道：“如今咱们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咱们得向沙皇请愿，我不能无辜蒙冤而死。”

他的妻子告诉他，她已向沙皇呈递了请愿书，但是上边拒不受理。

阿克萧诺夫没有回答，神情很是沮丧。

他的妻子接着说：“我那次梦见你的头发斑白了，看来是灵验了啊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不该那天动身。”她用手拢拢他的头发，说道：“万尼亚⁽²⁾，最亲爱的，把实情告诉你自己的老婆：是你干的吗？”

“难道连你也怀疑起我来了？”阿克萧诺夫说。他以手掩面，痛哭流涕。这时一个士兵走过来，说他的妻子儿女该离开了。阿克萧诺夫就这样向他的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。

他们走后，阿克萧诺夫一一回忆着方才所谈的话。想起连他的妻子都怀疑他，他就对自己说：“看来只有上帝才能了解真情。我们只能向上帝祈求援助，也只能指望得到上帝的怜悯。”

于是，阿克萧诺夫不再写请愿书了。他放弃了一切希望，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祷告。

阿克萧诺夫被判受笞刑后送到矿区去服苦役。于是他受了笞刑，打得遍体鳞伤；痊愈后，就和其他罪犯一道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。

阿克萧诺夫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。他的头发变得雪白，胡子长得很长，稀疏而花白。他已经完全

失去了人生的乐趣。他弯腰驼背，步履维艰，沉默寡言，没有一丝笑容，却经常祈祷。

在狱中，阿克萧诺夫学会了做靴子。他就用挣来的一点钱买了一部《圣徒传》。他利用狱中微弱的光线读这本书。每逢星期日，他就在监狱的教堂里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他的嗓音还很好，所以又加入了唱诗班。

由于阿克萧诺夫温顺谦恭，监狱当局都很喜欢他。同狱的囚犯们也个个尊重他，管他叫“老爹”或是“圣人”。当他们向监狱当局有所请愿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推举阿克萧诺夫去出面。遇到囚徒们吵架，就请他居中调停，判个是非曲直。

家里杳无音信，他连妻子儿女是否仍活在人世之间也不得而知。

有一天，监狱里关进一批新犯人。黄昏时分，老囚徒们就聚拢在新犯人周围，问他们来自什么城镇或村庄，为何判刑。阿克萧诺夫也和别人一道接近新来的囚徒坐下来，垂头丧气地倾听他们谈话。

新囚徒中有个身材高大壮实的人。他已六十开外了，灰白胡髭剪得短短的，正在讲他被捕的原因。

“喏，伙伴们，”他说，“我只牵走一匹拴在雪橇上的马，就被控告偷窃，被抓起来了。我说，我解下这四匹马只是为了早点赶回家去，到家就会把它放了；况且赶雪橇的又是我的朋友。所以我说：‘这算不得什么过失。’可他们说：‘不成，你偷窃了。’至于我是在哪儿偷的，怎样偷的，他们就说不出来。从前我确实犯过罪，按说早该流配到这儿来的，那一次我倒混过去了。现在却平白无故地被送到这儿来……啊，

我在扯谎呢，从前我也到过西伯利亚，不过没呆多久……”

“你是打哪儿来的？”有个犯人问道。

“从弗拉基米尔来的，那是我的家乡。我叫马卡尔，人家也管我叫谢苗尼奇。”

阿克萧诺夫抬起头来说：“告诉我，谢苗尼奇，你知道弗拉基米尔城里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的情况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”

“嗯，我当然知道喽。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很有钱，虽然他们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，大概跟咱们一样，也是个囚犯。老爹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”

阿克萧诺夫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不幸遭遇。他只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犯了罪，蹲了二十六年监牢啦。”

“你犯的是什么罪呢？”马卡尔·谢苗尼奇问道。

阿克萧诺夫只说：“唔，想必是罪有应得喽。”他不肯再说下去了。可是伙伴们却告诉了他这个新囚徒阿克萧诺夫到西伯利亚来的经过：有人杀害了一个商人，把刀子放在阿克萧诺夫的口袋里。于是，他就无辜地被判了刑。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听罢，朝阿克萧诺夫望了望，拍着自己的膝盖嚷道：“咳，可太巧啦！真是太巧啦！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苍老啦，老爹！”

囚徒们问马卡尔·谢苗尼奇为什么感到惊奇，他过去在哪儿见过阿克萧诺夫，可是他不回答，只说：“伙伴们，我和他在这儿相遇，真太巧啦。”

阿克萧诺夫听了这些话，就猜想说不定这个人晓得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，就说：“谢苗尼奇，也许你听到过这个案子，或者你以前见过我吧？”

“我还能没听说过！当时闹得满城风雨。但是事情隔得太久啦，我已经忘记我听到的是什么了。”

“或许你听说过商人是谁杀死的吧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笑着答道：“当然在谁的口袋里找到了刀子，谁就是凶手喽。假若刀子是别人藏在那儿的——俗话说得好：‘捉贼要赃。’口袋是压在你头底下的，人家怎么能把刀子放进去呢？他岂不要把你弄醒了吗？”

阿克萧诺夫听了这话，就料到他准是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，就站起身来走了。他通宵不曾合眼，心里非常不愉快，脑海里浮现出形形色色的身影。妻子的形象出现了，还跟他去赶集之前分手时一样。她仿佛就在眼前，她的脸庞，她的眼睛，她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。接着他又看见了他的孩子们，还跟当时一样幼小：一个穿着件小小的外套，另一个抱在妈妈怀里。然后他又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——那么年轻，那么快活。他还回忆起自己被捕前坐在旅店的门厅里弹奏六弦琴的情景，那时他多么无忧无虑。他心目中还浮现起当年受笞刑的地方：行刑者，围观的人群，镣铐，囚徒们，这二十六年来牢狱生活以及他自己怎样未老先衰。回忆起这些，使得他痛不欲生。

“这些苦头都是那个坏蛋害我受的！”阿克萧诺夫自言自语道。他对马卡尔·谢苗尼奇恨得痛心疾首，渴望报仇，即使和他同归于尽，也在所不辞。他彻夜祷告，内心却得不到安宁。白天他不走近马卡尔·谢苗尼奇，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。阿克萧诺夫通宵达旦地睡不成觉，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天夜里在牢房中踱步的时候，他留意到囚犯们睡觉的板床底下滚出一些土块。他停下步子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猝然间马卡尔·谢苗尼奇从那张板床底下爬出来，满脸惧色，抬头望着他。阿克萧诺夫原想假装没看见，就这样走过去，可是马卡尔抓住他的手，告诉他，自己在墙脚下挖了个地道，把土放在长统靴里，每天乘囚犯们被赶去服劳役的机会，把土倒在路上。

“老头儿，只要你不声张，你也可以越狱。假若你把这事泄漏出去，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死我，不过我得先要了你的命。”

阿克萧诺夫看着他的仇敌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抽回自己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不想逃，你也用不着杀害我。你老早就把我杀死了。至于告不告发你，我要听上帝的指示。”

第二天，当囚徒们被押出去做工时，卫兵们发觉不知是哪个囚徒从靴筒里倒出了土。他们搜查了牢房，发现了地道。狱长来了，并审问了所有的囚徒：“地道是谁挖的？”大家都说完全不知情。即使有人晓得也不敢供出马卡尔·谢苗尼奇的名字，因为谁都知道，这样一来马卡尔就会给用鞭子抽个半死。

狱长知道阿克萧诺夫为人正直，最后他朝阿克萧诺夫掉过身去，问道：“老爷爷，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，在上帝面前告诉我，地道是谁挖的？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好像与己无关似的站在那儿，他望着狱长，对阿克萧诺夫一睬也不睬。阿克萧诺夫的嘴唇和双手颤个不停，半晌也吐不出一个字来。他想到：“他毁了我一辈子，我凭什么包庇他呢？我受了那么多罪，让他来赔偿

吧。可是倘若我告发了他，他们也许会把他用鞭子抽死。说不定我还冤枉了他呢。而且，归根结底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喏，老爷爷，”狱长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把实情告诉我们吧：是谁在墙脚下挖的地道？”

阿克萧诺夫朝马卡尔·谢苗尼奇瞥了一眼，说：“老爷，我不能说。上帝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。随便您怎样处置我吧。”

不论狱长怎样多方试探，阿克萧诺夫总也不肯说，这件事就只好搁置起来。

当天晚上，阿克萧诺夫躺在床上正朦胧欲睡时，有人悄悄地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。他透过黑暗审视了一下，认出是马卡尔。

“你还要把我怎么样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“你到这儿来干吗？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沉默不语。于是阿克萧诺夫坐起来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走开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喊卫兵来了！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朝阿克萧诺夫俯下身去，低声说：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饶恕我吧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阿克萧诺夫问道。

“那个商人是我杀的，我还把刀子藏在你的行李里了。我原打算连你也杀死，可是我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所以就把刀子藏在你的口袋里，跳窗逃走了。”

阿克萧诺夫一声不响，一时说不出话来了。马卡尔·谢苗尼奇溜下木床，跪在地上。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”他说，“宽恕我吧！为了上帝的爱，饶了我吧！我要自首，承认商

人是我杀的，你就会被释放，可以回家去。”

“你说得倒挺容易，”阿克萧诺夫说，“可是为了你的缘故，我受了这二十六年的罪。我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？我的妻子死了，孩子们已经把我忘记了。我没地方可去……”

马卡尔·谢苗尼奇没有起来，却在地上连连叩头。“伊万·德米特里奇，饶恕我吧！”他喊道，“就是挨鞭子抽，也比眼看着你这副样子还要好受一些。……可你还怜悯我，没有告发我。看在基督的面上饶了我吧，我实在是个坏蛋！”他抽噎起来了。

阿克萧诺夫听到他在哽咽，热泪夺眶而下。

“上帝饶恕你！”他说，“也许我比你还要坏一百倍呢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的心情轻松了，乡思顿然消失。他再也不想出狱了，只盼着早日离开人世。

尽管阿克萧诺夫这么说，马卡尔·谢苗尼奇还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。可是当释放出狱的命令传到的时候，阿克萧诺夫已经咽了气。

(1872年)

注释：

〔1〕一俄里等于一·〇六公里。

〔2〕万尼亚是伊万的爱称。

高加索的囚徒

有个门第不低的军官在高加索的部队里服役，他名叫季林。

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老母亲写来的家信，说：“我老了，想在去世以前再见吾儿一面。回来一趟，和我告别，并且埋葬我吧。然后，上天保佑，你再带着我的祝福回去服兵役。可是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姑娘，她聪颖漂亮，还有财产。假若你中意，就可以和她结婚，留在家里。”

季林考虑了一番。“说得对，妈妈年迈体弱，如不回去，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我最好回去看看，倘若姑娘果然很好，就跟她成亲。”

于是他去找团长，告了假，辞别了同僚，临行还请部下的士兵们喝了四桶伏特加酒，做好了动身的准备。

当时高加索正在打仗。黑间白日，旅行都不安全。俄国人只消徒步或骑马走出营地一段路，鞑靼人就会杀死他，或把他俘掳到山上去。因此每星期两次，旅客们就由武装卫兵

前后保护着，从一个营地送到另一个。

正赶上夏季。黎明时分，大车队在营房后面排列好了。一队卫兵开拔了，旅客们也沿着大道前进。季林骑着马，行李装在一辆车上，排在大车队里。

他们得走二十五俄里路。队伍移动得很慢，有时士兵们停了下来，要么是哪辆大车掉了个轮子，或者哪一匹马不肯走了，于是大家就都得停下来等待。

从日头来判断，已经过了晌午，他们却连一半路程还没走呢。天气炎热，尘土飞扬，太阳晒得发烫，一个遮阴的地方也没有：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旷野——路旁连一棵树——一个矮树丛都没有。

季林骑马走在前头，不时停住，等待行李车赶上来。接着他听见后边吹起号角，队伍又停住了。这时他想到：“我还不如一个人赶路呢。我的马很好，如果鞑靼们向我进攻，我可以飞快地跑走。……不过，也许还是等一等稳妥吧……”

他停下来左思右想。一个叫柯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马追上来了。对他说：“季林，咱们自己先走吧。我饿得要命，天气又这么热，我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啦！”季林是个矮胖子，汗水沿着他那红彤彤的脸淌下来。

季林沉吟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你的枪里装子弹了吗？”

“装啦。”

“好，那咱们就走吧。但是先说好：咱俩可不能分离。”

于是，他俩就沿着旷野驰骋，一边聊天，一边四下里打量着。可以望得很远。走到旷野尽头，就是一条小径，蜿蜒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。